

我的青年時代 (三)

楊森

參加末次秀才考試

廣安縣的考棚，莊嚴巍然，屹立在城北鳳凰山上，兩座樓，左右護持，當中雙扇官門，左右各有轅門一道。進入門裏，正中間是考棚，一共有百九十多座位，桌子板檯都是石製的，長時間的正襟危坐，確乎大受其罪。考棚兩旁各有兩間廂房，當中是大堂，那是學官設公案監考的地方。再左有一小宅，叫做公所。大堂後面又有兩間廂房，後面一排五楹房屋，那是專供試官作臨時公館所用者。最後一進是奎星樓，奎星是北斗第一顆星，主司文運，從明朝開始以五經取士，考第一名的稱五經魁首，亦稱魁首，其實魁是奎字的俗稱，後來更以「魁」字的形象，畫出了魁星踢斗圖，以訛傳訛，大家都叫魁星了。不過我們廣安的奎星樓，還是用的正字，樓上且留有邑人陳功燭的碑記。

我在十四歲那年去考秀才，年紀要算是最小的了，尤其是每次應考，我都是文武兩科一例參加，這在當時全中國來說，也是很罕見的。同考的學生之中，有三四十歲的中年人，也有五六十歲的老公公，科舉時代，不會考取秀才的一概叫

做童生，而白髮蒼蒼，每年必考的老童生比比皆是。我和他們年齡差了一大截，但仍然算是同輩，倘使彼此考中，照樣的是年兄年弟稱呼。

考秀才，照例要由廩生領去，我是由二伯父親目領着，在天濛濛亮的時候，正值細雨霏霏，我拎着內貯文房四寶和一應用物的考籃，到考棚面，小孩子見到這種熱鬧中帶幾分嚴肅意味的大場面，不由覺得十分有趣。當時耳朵裏又在聽着二伯父種種的解釋指點，東張張，西望望，不知怎的一不小心，撲通一聲，竟會兩腳踩到陰溝裏，於是四週轟然爆出生聲。二伯父急忙拉我起來，一隻右腳，早已水漉漉的濕了半截，新褲子的褲管，和新鞋新襪，又是泥又是水，搞得狼狽之至，然而點名的時刻快到，事實上萬萬來不及回家去換，無可奈何，我只好就這麼拖着一隻濕足，應付了這一回的考試。

考試的制度分縣考，縣官主持。府考府官主持。院考是皇帝派的學使主持。

這一次應考，我的縣府試均被錄取，獲得參與院試的資格，院試的考官是湖南的翰林公鄭沅，尤其我是文武兼考，這是史無前例的，幸而兩者初試皆錄取，武面試因拉弓力不够落第。文面

試的題目發下來，我展開一看，赫然竟是：

「坤……六五、黃裳、大吉。」

當時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氣，暗呼一聲糟了，這七個字，對我來說，無疑是個謎面，根本就難瞭解。心裏猜想，這可能是易經上的，我雖則專通了詩、書、春秋、禮四經，偏偏就是易經不會讀，不讀易經，是因為二伯父和閻老師在私塾裏一直就沒有教過，他們兩位老人家總是說：你現在年紀還小，讀易經實在是沒有用處，而且也很難瞭解。

於是這一堂面試，可想而知，我是無計可施的繳了白卷，不祇是我，同考者繳白卷的數不在少。同學中也有好些個人。回到學校，大家垂頭喪氣，紛紛埋怨考官不該把題目出到易經上去。教作文的老師，將我們這一羣落第才子喚到課堂，特地為我們上了一課：

「乾為君，坤是臣。」他聲調抑揚頓挫的講解：「易經乾卦：「九五，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。」乾卦九五，是人君之象，故所以後人謂帝王為九五之尊。六五，比九五不是小了一截嗎？黃，黃在五顏六色裏面居於中，裳是下衣，詩經裏就有「綠衣黃裳」的說法，這樣你們總該懂得了

吧！爲臣之道，在數，最多只能居六五，衣裳，則是應該穿黃的，——這也就是說，如果能以中和之道居臣職，那便上上大吉，無往不利了。」

我們當時恍然大悟，事後却還是懊惱無窮。

考不中秀才，只有眼巴巴的望着人家洋洋得意，家裏高懸着「捷報」的大紅紙條，個個換穿銀頂藍衫雀翎的新衣，神氣活現，搖搖擺擺，進了縣學，行迎師禮，鼓樂鳴炮，拜州官和學官做老師，賞花紅，領酒三杯，謁文廟，遊泮池。回到家中還開祠堂，祭告祖宗，大宴親朋。

我嘴裏喃喃噙着：「六五，黃裳」，眼着人家的熱鬧風光，內心簡直傷心失望極了。再試身手，還得再等三年，因爲秀才是要三年一考的。——然而，不久到了戊戌年，光緒皇帝實行新政，廢止科舉，於是我便再也沒有應試的機會了。

師友都是當代俊傑

自從就讀縣立小學，我就開始寄宿在學校，母親慈祥和藹，不免也有些多愁善感，她老人家最大的願望，就是一家人平安無事的聚在一起，最好一步也不輕離，她對我的到校住讀，頗覺難受，她口口聲聲的說：

「跑那麼遠做啥子嘛？爲了讀書，連家都不要了！」

祖母同意的她論調，時常這麼附和的說：

「就是嘛，家裏又不是沒有飯吃，何必跑到外面去讀書？想見面都見不到，再說外頭那些風風險險，小娃兒家，遭起事情來怎麼辦？」

二伯父平時對我愛護備至，他老人家因爲我離他遠了，不免也有點惘然不悅，老人家總是埋

怨我們學校的新制度，他常說：

「讀書的事情，本來就該「三更燈火五更雞」，「十載寒窗，磨穿鐵硯」，古人讀書是要懸樑錐股的呢，倦極了連睡都不准打，沒聽說淑澤進的那種學校，一天上課下課好幾回，七天裏面還釋放一天的星期！」

父親每次聽到這種理論，總是笑而不言，他老人家憤得新式教育的重要，同時，他由於自己一生株守家園，認爲我們一輩兄弟，確實是應該另志在四方，力圖向外發展了。

在縣立小學我們那間小寢室裏，一共住了三位同學，陳龍、周健侯和我。陳周二位全中了秀才就祇我一個人名落孫山，因此有很長一段時期，我心裏頗不是滋味。陳周的功課都很好，陳龍還和我一道考進了中學。周健侯則在小學畢業以後，便被保送到日本，從小學中學一直唸到帝國大學農化系，後來做到北平大學的農學院長，成爲國內有數的農業權威。

同學之中秀才多如過江之鯽，中副榜的亦復不少，副榜是舉人的備取，比秀才又高一等，譬如轟開基同學便是副榜第一名，他會到日本留學，返國後在桑梓一帶服務，很爲地方上做了不少事情。周代本和顧鰲也是我們的同學，顧鰲字巨

六，在民初政壇曾經相當走紅，他是擁護袁世凱做皇帝的洪憲帝制派，周代本在民國開元時更是風雲人物，民國元年全國各省代表選舉 國父孫中山先生爲臨時大總統，他便和顧湘先生，同爲四川省的代表，投下了神聖的一票。

老師裏面知名的人物更多，我們的山長，也就是校長胡駿先生，字葆生，他是我們廣安最後

一位翰林，他老人家辦紫金精舍時還是一名副榜，兩年後上北京應試，便中了進士，點了翰林。他在日本明治大學政治班讀了一年多書，因爲他的長子光熊世兄游泳溺斃，傷心慘悽，親自運送靈柩回家。胡駿先生的三位世兒，光熊、光杰和光肅，和我也很熟。

胡葆生師不愧爲一時彥俊，他足不出戶，能够默察天下大勢，目光遠大，胸襟開闊，他的識見遠在一般多烘先生之上。我得了他的教誨，才懂得什麼是我，什麼是大我；小我者此身如蜉蝣之寄，大我者國家民族當永垂無疆之休。是胡葆生師，使我開拓了自己的眼界，從而有了國家民族意識，興起對新智識追求的熱衷，逐漸培養革命思想。我一生的志業，可以說是胡葆生師爲我創始發軔的。

蒲殿俊先生號伯英，是胡葆生師的內侄，當時也在紫金精舍擔任學監，他曾參加京考，在會試裏中三甲，「同進士出身」，就差翰林這一步了，清末他被選爲四川省諮議局局長，鐵路風潮時被四川總督趙爾豐抓了起來，激起軒然大波。革命成功，他受全川民眾擁戴，出任第一任四川都督。

還有一位教經學的老師也很有名，那就是四川耆彥，民主同盟創始人之一，張瀾張表方先生。張先生早年留日，在東京宏文學校畢業，他和同時返國的一些同學，留在家鄉任教，暗中宣傳革命，灌輸我們新思想，把我們帶到一個奇異的、廣大的、嶄新的境界。這位原籍南充的名廩生，和蒲殿俊先生後來同爲爭取民權的鐵路代表，同被趙爾豐逮捕，國民革命成功，四川全省光復

，他纔開始致仕，出任川北宣慰使。

昂首濶步雄心萬丈

這些散播革命種籽的新派老師，當時彷彿非常「理直氣壯」，他們到處宣揚清廷的腐敗，國民革命之勢在必行。在滿清高壓政策之下，他們高談闊論，旁若無人，給了我們十分深刻的印象。就在這時，他們又設法輾轉運來同盟會在東京印行的「民報」，散發給我們秘密傳閱，這是我個人接觸革命大業的起點，從此以後，同學中人開口便談革命，要推翻滿清，建立民國，漸漸醞釀成一股沛然莫可與京的民族正氣，慷慨激昂，壯盛瀟灑，因此我常以為清廷的覆滅和民國的建立，和當年學校裏的革命運動，實有很深切的關係。

老師們除了教授我們學業，啓迪我們的思想，更在爲人處世方面，身教言教，雙管齊下，諄諄告誡我們應該怎樣具有社會的觀點、國家的觀點，乃至於世界的觀點。他們告訴我們，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，出了我們廣安縣一百餘里方圓的圈子，還有無數的縣、市、省、國家與民族，大洲和海洋。在橢圓形的地球四週，又有不盡的宇宙和幾十億顆其它的星球。這樣一來，我們的視野擴大了，心胸開闊了，滿心憧憬着外面廣袤新奇的世界，成天只想振翅飛翔，飛，飛，飛，我要飛得更高，飛得更遠，狹小而閉塞的故鄉，已經容納不了這些大孩子的萬丈雄心！

從學堂裏得到了新奇而豐富的智識，立身處世的道理，以及遠道壯闊的志志，回到家裏，不僅以爲母親的殷切叮嚀都是多餘，尙且連我自小

最敬愛的二伯父和父親，有時候，我也會狂妄無知的覺得他們太守舊，太冬烘。只有父親每次當我把我得到的新智識、新見解告訴給他聽時，他總是點首稱許連連的說：「嗯，是要這樣子讀書才好。」

時代的巨輪，在那一段時間轉動得特別迅急，隨着素有睡獅之稱的古老中國徐徐甦醒，束着紫紅頭繩小辮子的中國少年，因而也昂首濶步，從小天地裏衝了出來。

紫金山麓，小學校裏，終日絃歌不輟，書聲琅琅，學生們都覺得活潑健康，虎虎然朝氣蓬勃。入夜，睡在小寢室中，繞城而過的渠江急流，嘩嘩水聲吵得人難以入眠，躺在床上經常水聲擾人，輾轉反側，睡不着覺。

尤其是我們那間寢室，緊貼着石岩峭壁，山水潺潺，浸到了房間裏面，因此潮濕相當的重。我的體質健壯，素來冠於全校，但是那一年不免也得了傷風感冒，校方請醫生來給我診視，醫生說：「你應該回家休息幾天。」

老師催我回家，我一路步行而去，還沒有到家，出了一身大汗，頭也不疼了，嗽也不咳了，傷風感冒霍然而愈。

在家住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又趕回學校裏，老師見了我，大爲錯愕，我就細細的向他報告經過。

由於我感冒了一次，校方決定我們那間宿舍不再住人，老師振振有詞的陳說理由：「像楊某這樣好的身體，住那間屋子都會生病，可見那個地方是不宜於做宿舍的。」

於是我們搬到了紫金山頂的那一排房子，光

線充足，空氣流通，地勢高亢，不畏潮濕；只是水聲嘩嘩，來得更爲響亮。

小學裏的課程，除了專經，還有作文和算術。算術學的是加減乘除，簡單淺顯，我不屑一顧，心想這門學科人人都會，又何必努力費神？作文一週一次，我到校伊始，心思浮躁，草草的寫了一篇，敷衍了事，那曉得每週作文評完成績以後，要依名次順序發榜的，頭一回發榜，我得了個倒數第二名；差一點就要背榜了。這一下使我大爲吃驚，第二次作文，不敢怠慢，規規矩矩的寫了一篇文章，發榜之日，欣然見到我名列第二。批卷子的老師不勝詫異，將我找了去問話，問我何以進步如此神速？

我說：我不曉得作文是要考名次，發榜佈告週知的嘛，所以頭一回疏忽了，這以後，當然不敢掉以輕心。考師誇我很抵深厚，又責備我不該純爲榮譽着想，做任何事，都要盡心盡力，務求其臻於盡善盡美之境。這一次教訓，我刻骨銘心，終生不敢或忘。

少年時我筆下很快，不敢說運筆如飛，但是抄錄的速度相當高，老師在黑板上寫筆記，叫我們全班同學抄，每每老師放下粉筆，我也和他同時把毛筆一放。因此老師以爲我偷懶，根本不會抄全，有一次，他特意考我，一段筆記還沒有寫完最後一句，他突然的轉過身來，走到我的課桌前面，那時候，我剛剛把毛筆插入銅筆套裏。

老師拿起筆記簿一看，我確已錄下全文，連老師還沒有寫在黑板上的最後一句，我都燦然具備，筆記不是古文，我怎麼會未卜而知呢？老師便以此向我質問：

「我還沒有寫完，你怎麼就抄全了呢？」
我笑着回答老師說：

「想當然耳！」

從此這位老師也對我另眼相看，他說我聰慧穎悟，和一般同學大不相同。

其時專任作文課的老師是成都名舉人周璧卿先生，說也奇怪，當時學校教作文的特設一教員，專任講解詩文，並予改正，所以我們進步很快。

我有一篇作文，曾經特別得到老師的稱許，譽為不可多得的佳構，說來慚愧，那只是短短二三百字的一篇寓言。這天老師當堂出題目，而那一則作文題在早年真是新穎無比，使許多鑽研經史，拘於八股的同學大出意外，不曉得應該如何落筆，我却振筆直書，繳了頭卷。

題目是：「齒舌問答」。

我那篇短文的大意是：齒剛舌柔，於是有花言巧語，舌翻蓮花，舌為辨味發音之根本，佔盡一切甜頭好處，而以蘇轍傳「舌根遺味輕浮齒」作為一轉，然後我就盛讚齒為人身四肢百骸中最堅強者，其性剛，易折難撓，因此齒終將舌嚴密關閉，以此之故，我申言世界上最可貴的，就是如齒如牙的剛強正直之士。

老師看了，拍案驚奇，他瞠然而起的說：

「楊某，你今天不但繳頭卷，我還要取你為第一名。」

旅店投宿死人同眠

第一個學期放寒假，我回家度歲，隨着父母到伯父家去過年，假期屆滿，我獨自一人渡過石

筍河，回校上課。那曉得黃昏時分到了場上，當地人都在歡天喜地過新年，一水之隔，無法飛渡，迫不得已，只好找個地方過一夜。

那時我年紀還小，根本就不懂得什麼叫做旅館棧房。在街上徘徊多時，實在困了乏了，於是找到一家門前懸着某某棧燈籠的人家，入門問訊：是不是可以容我借住一宵？

棧房裏的人笑了，他們說：你沒有看見外面掛的燈籠呀！未晚先投宿，鷄鳴早看天，棧房就是留客住宿的嘛。他們叫我付了宿費，又說：現在你可以在這裏過一夜了。

我問：「我應該睡在那裏呢？」伙計說：「隨便，要不然你就睡到樓上去吧！」

一燈如豆，搖搖曳曳，我步上吱吱作響的木梯，上了樓，推開門，一陣凜冽的冷風撲面而來，我打了一個寒噤。極目探望，樓上黑漆漆，空洞洞，彷彿一無所有，於是我回身高聲問那伙計：

「我睡那一個舖？」

那位伙計陰陽怪氣的回覆：

「隨你，樓板就是舖，你愛睡那裏就睡在那裏。」

我決心不再問他的話了。手脚並用，一路摸索，舊的，我雙手摸到了一個人的身體，他正直挺挺的躺在地上。

「對不起，對不起。」我連忙鞠躬的向他道歉，「我確實不曉得你睡在這裏，我是無意之間碰到你的。」

那人可不吭氣，也不答話，當時我想，他一定是睡得很熟，我不但毫不介意，反倒覺得十分欣慰，不管怎樣，我總算有了伴了，於是我緊握着

他，席地而臥。

入夜，場上熱鬧得很，有人耍龍燈，舞獅子，也有人賭錢喝酒，歡聲陣陣，笑語殷殷，吵得我直睡不着覺。我身邊那位不知姓名面目的旅伴，却依然沉沉的睡着，氣息全無。

移時，聽到木梯上響起了脚步声，大概有兩個人，在同時登樓，其中一人走到木梯半中腰便朗聲的說：

「半天沒有聽到老張的聲音了，不曉得他怎麼樣了呢？」

另外一位，當下就嘆了口氣說：

「唉，他這個病勢來得不輕呢！」

於是頭一位說話的人便高聲的嚷問：

「老張，老張，你好點了沒有？」

樓頭寂寂，沒有人答話。那人似乎有點驚慌，說是：

「快拿盞燈來看看，莫不是老張死了！」

門一開，燈光陡亮，照得我目眩眼花，纔躲開那道強光，上樓的那兩個人快步走近我的身邊：

「於是，兩人異口同聲的驚喊起來：

「哎呀，果然是老張死了！」

透心生涼，寒意颼颼，我哇的一聲叫，就她打了兩個滾，才算離開老張的身邊。死了的老張，原來就是我的伴，一秒鐘前我還和他相偕相依。

他們見我是個孩子，受了這麼大的驚嚇，連忙溫語勸慰，叫我莫怕。同時又急急喊來伙計，辭理「老張」的事，並且帶我到另外的房間睡覺。

那一夜，我始終沒有闖上眼。

翌晨，棧房主人回來了，一見面，居然是縣立小學的同學，他就是周道生，號代本，他早已中過學，如今是以舉人資格和我們同校就讀，當時我驚魂未定，苦笑着問他：

「你們家裏昨夜裏死了人，你知道嗎？」

他點點頭，說那老張是位異鄉客人，今天清晨已經由普局施了棺木，草草掩埋了。他又問我：「怎麼會跑到他家投宿的？」

我把前後經過說了一遍，他笑了笑問我：

「昨天夜晚的事，你駭不駭怕？」

我坦然直承，豈有不駭怕的道理。

「那麼，你還是趕緊回學校吧。」拍拍我的肩膀，派人去給我雇船，到縣城，回學校。一連好多天，我每一想起當夜和死人同睡，心裏猶覺餘悸尚存。

迷信暴亂的犧牲者

在縣立小學讀到第二年暑假，我回家過年，不久就聽說縣城裏出事，暴民拿玉皇觀的銅菩薩遷走以致廣安發生旱災為藉口，糾眾把菩薩抬回玉皇觀，同時把學校打得稀爛。我聞訊以後，心裏很着急，因為我的書籍課本，都遺留在學校，就怕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，把我那些書打散了。當時便想進城去看看，却被父親母親阻止，派一個人去打聽。這次民變的內幕，蓋以當年地方學紳分為兩派，也鬧派系糾紛，新近得勢的一派，是以庚子科舉人蒲金萬，和我們的校長，後來癸卯科進士胡駿為首，他們獲得創辦縣立小學的機會，頗為另一派人眼紅，基於爭權奪利，存心破

壞的心理，他們挑撥無知鄉民，說是：「那玉皇觀的銅佛是廣安縣寶呀，現在為了辦小學，建禮堂，把它的大殿佔據了，銅佛拿到荒郊野外去拋掉，縣寶離了縣城，玉皇大帝當然會赫然震怒，你們看，今年不是就大鬧其旱災了吧？菩薩再不請回去，將來還不曉得會生多大的禍害呢！」

其實他們這種說法是不公平的，因為會知州並不會把銅佛拋到荒郊野外，他是在縣城對岸，一處叫慈雲岩，供奉觀世音菩薩的地方，另外給玉皇大帝的銅像，修了一座殿宇，照樣祀以香火，但是鄉民聽到他們這樣一說，驚惶疑懼，人人自危，加上好事之徒又在裏面興風作浪，於是就爆發這麼一場暴亂，把廣安剛剛建設的縣立小學，打得個落花流水，一片狼藉。

暴民們把我們的新校舍打爛，玉皇大帝的銅像，也抬回原來的殿宇，一旦得手，立刻呼嘯而去，作鳥獸散。前清的大小衙門，臘月底封印，要到正月十五才放完「官」假，那時候的知州陶家瑞，是臘月裏新上任的，大年初二碰到這件事，一時措手不及，等他找到堂勇，武裝起來，趕到學校鎮壓，暴民早已逃得一個不見。他無可奈何，據實申報，不幾天，上面批示到了，責他處理不當，立予革職，害他這任知州，連一個月都沒做到。

事情平定，我和同村的同學跑到學校去看，門窗搗毀，傢具拆壞，課桌無一完整，不管校方還是同學的書，統統拿來燒掉，一片凌亂慘狀，真是叫人傷心。所幸繼任的知州顧思福，他辦事有決斷，動作又快，到任以後，立刻下令仍把菩薩搬走，同時鳩工趕修，用最快速度，將學校

恢復舊觀

所以我們在正月月底，放完寒假，再到學校上課，就出現奇跡一樣，看到學校居然又是煥然一新。大家都很高興，巍巍學府，絃歌不絕，人人都都在讚頌願知州愛護學子的德政。

誰知道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而且由此發生廣安史無前例的血案，血案的釀成，仍然是由於那一尊銅鑄的玉皇大帝。快放暑假了，又是連月苦旱，農田缺水，四鄉八鎮，到處建壇設醮，禱天求雨，然而旱象只有越演越烈。這時候，城裏謠言滿天飛，說是暴民們還要捲土重來，寧可拼命，也要把大帝銅像搬回玉皇觀。

由於上回吃了虧，留在學校的書本被燒得乾乾淨淨，從前買書，不但價錢奇昂，還要托人到府城省城去買。於是這一次同學交頭接耳，議論紛紛，為了防患未然，不如把書本寄存在城裏親友家裏吧。

我們正在作準備，暴民却已搶先動了手。火牽高張，萬里無雲，站在學校操場，就聽見鼓聲咚咚，鑼聲鏗鏘，夾雜着吆喝叫喊，怪聲尖銳，由遠而近，漸漸的逼近了城門。那鼎沸聲浪，捲地而來，彷彿鼓聲鑼聲，都敲在我們的心弦之上。於是膽子小些的同學，驚心動魄，張皇失措，他們臉色發青，進退不得，一時間不知道怎樣是好。

老師們叫我們沉着鎮靜，從容應變，因為暴民的目的不在於我們這些學生，校長請老師和年齡大些的學生，分別帶領稚齡的同學，避到山後。大家正在忙忙亂亂，搶着撤退，我却心想這是很難得的看熱鬧機會，趁老師不備，我和一批膽

大些的同學，早已連蹦帶跳，竄出校門，來到通往山脚的小山坡上。

那道山坡，有一條青石板路，共有百十層石級，是學校通往山下的唯一要道。我們跑到石級的一半，還沒有望見暴民的隊伍，石板路右，本來是攀藤附葛，草木叢生的溼沒小徑，這時候，忽然響起擦擦的聲音，我們轉臉看去，一眼見到藍頂花翎，身穿全副官服的顧知州，撩起馬蹄袖，手牽衣襟，身後帶了十幾名荷槍佩刀、高大魁梧的堂勇，大踏步的繞過山來。

「這一下有好戲看了。」我身後的一位同學說。

「州官來了，」另一位同學搖搖頭說：「鄉下百姓不敢認真鬧事的。」

他的話還沒有說完，顧知州已經跑到我們面前，他見了我們一羣穿長衫的少年，曉得是學堂裏的學生，他眉頭一皺，告誡我們說：

「你們快到我後面去，當心危險！」

他的語氣，在嚴厲中透着慈祥親切，我們樂於聽從，當即退後幾步，眼看着有一名衙役，給他端來一張虎皮交椅，顧知州挺胸凸肚，兩腿分開，右手投在大腿上面，他就路中一處較寬的地方，端端正正的坐着。在他身後，那十幾條彪形大漢，槍上膛，刀出鞘，依着山勢，列為雁序，齊齊的站了兩排。

山下，鑼鼓急驟，鼓噪喧天，暴民終於出現，首先是八名赤膊壯漢，穿着真人大小的玉皇銅像，後面密密麻麻，擠擠挨挨，跑上來的人數不清有幾千幾百。大鑼大鼓，直徑盈丈，有些些人合力扛擡，怪不得會敲出聲聞十里的駭人聲響。

三五個領頭的人，裹白巾，披紅彩，短打快靴，奇形怪狀，一抬頭看見知州大人當路而坐，正好攔住要衝，後面堂勇，輪刀端槍，摩拳擦掌，就知道知州搶先一着，早有準備，即刻叱令大眾停止前進。成千上百的暴民，擠在山脚的平曠之地，七嘴八舌，吆喝呼喚，看他們的神情，幾乎已經進入半瘋狂的狀態。

顧知州端坐不動，安如磐石，他開始用清朗的雲南官話，曉諭百姓，叫他們即刻回家，各理生計，萬萬不可糾眾生事，致干罪戾。

山下的暴民那裏肯聽他的話，仗着雙方人數懸殊，那為首的幾個更是驕狂暴恣，他們大肆咆哮，口出惡言，跟顧知州就像在對仗罵陣。我所站的地方，距離顧知州最近，清清楚楚的看到他目瞪眉揚，赫然大怒。

雙方劍拔弩張，相持了十幾分鐘，暴民頭腦忽的一跳，發出一聲懾人心魄的叫喊，拼命一般，奮身就往知州撲來，在他後面，上千的暴民爭先恐後，齊在山上猛衝。

我正想找樣武器自衛，但見顧知州勃然色變，他鶴的站起，頭也不回，高聲的一喝：

「拿刀來！」

貼近他身邊的一名堂勇，一伸手，遞給他一把明晃晃的大砍刀。

顧知州提刀在手，大步下山，勇往直前的向那羣暴民迎去，雙方距離一近，堂勇們急了，就怕暴民不知輕重，傷了知州，於是急忙向山下放了一排槍。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親見火器的利害，硝煙四散，聲若暴雷，暴民聽到晴天霹靂，嚇得怔了一怔，帶頭的人還在向上衝鋒，後面的鳥合

之衆，陣腳已經搖動。

我目不轉睛的注視，心跳卜卜，熱血沸騰，然而雙方一接觸，連串的動作快得像閃電，就在接近山脚之後，顧知州和緊緊相隨的七八名堂勇，伸手掙住兩三個為首的暴民，也不多問，只聽顧知州厲喝一聲：

「給我殺了！」

刀光霍霍，紅光迸現，山脚下，三個領頭的暴民，立時身首異處。

這一來附從的老百姓心摧腦裂，發聲喊，回頭就跑。堂勇們再放一排槍，原先以為壯壯聲威，結果却冤死了五六十條人命。因為暴民急於脫逃，擁擠踐踏，而他們唯一的出路，又是城內廂和禹王廟，兩道磚牆夾住一條狹窄通道，——絕大多數的暴民跑出去了，遺屍五六十具，全部被踩得支離破碎，無復人形。那一幕慘況，真是令人見了頭皮發麻。

這些，都是新舊思潮衝突之下的無知犧牲者。

事後，顧知州下令將暴民棄遺的玉皇神像，抬到我們學校的操場上，擇一處空曠的地點，為祂蓋一座殿宇容身。廣安之實又同縣城原址來了，老百姓自此和官府學校相安無事。

(待續)

敬請批評指教

歡迎訂閱投稿